



秋天的叹息

秋天，是一个成熟深沉的季节，但，秋凉的气息也常使人感到伤感和忧郁，尤其对于那些生来多愁善感的人们。而我，曾经是其中的一个。

我曾对着满地落叶伤感，也曾对阵阵秋凉叹息。而今，我却望着—位躺在病床上的老妇人，产生了对生命深深的怜惜。

虽然早已明白生老病死的规律，可这一刻，当真实的看到一个被老与病缠身的生命时，才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短暂与无常，心中那些还没有放下的执著，竟在这一刻消失了。因为眼前的这一幕，人人都有可能经历的，人一旦到了这一步的时候，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父母早已过世，兄弟姐妹各自成

家立业，儿女们也长大成人，一生中结交过的朋友，恐怕现在也想不起几个了，甚至连他们的生死都不能得知。现在，唯有白发的老伴儿还陪在身边，耐心的问寒问暖。虽说，能有如此的恩爱已算幸运了。可是，自己所承受的病痛，他却不能分担半分。亲是亲，爱是爱，到头来，自己的饭要自己吃，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自己的罪还得自己来承受。

想到人的生命在六道轮回里轮来轮去，就这样一生一生的吃苦受难，心里不禁打了个寒颤。可是，人们还是来了，包括我自己，明明知道红尘中的肮脏与险恶，还是冒着天胆下来了。为了什么？为了得到真法真道——法轮大法。

原来理解不了师父为什么对生命这么珍惜？为什么对人所犯的罪能够那么宽容？现在略有感悟，因为

林云在河南省某医院工作，母亲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对于母亲，林云的感情很复杂，她也说不出来为什么。母亲一提法轮功，林云就来气，尽管她知道法轮功治好了母亲的病，但是她确实没办法忍受母亲炼法轮功。长期以来，一种无形的压力使得她无法对母亲尽孝心，她想过，但做不到。来气的时候，她就对母亲吼：“和政府对着干，没你的好果子吃！”母亲曾多次被当地公安架走，每次林云都感觉天塌了一样，生活一团糟。她恨母亲给家庭带来不安，这一切她全怪罪在母亲修炼了法轮功。

这几年，林云数次怀孕都不成，不是畸形嫌疑就是流产，她怀疑是工作环境长期接触化学药品所致，便在怀孕期间不再上班。

有一次她手臂上长了个很大的脓包，为不影响胎儿，她硬是不用麻药，直接切开患处做了手术。每次怀孕她和丈夫都是异常小心、百般呵护，可终究还是不能保住胎儿。

二零零四年，林云又一次怀孕，吓得不敢上班，天天躺着。可是，才两个月，又现流产征兆，而且难受得死去活来，喝口水都呕吐不止，觉的生不如死。

这时，母亲建议她读读法轮大法著作《精进要旨》中的一篇《病业》。林云觉的奇怪，自己这般对待母亲，可母亲一如既往的关爱着自己，同时也一如既往的炼她的法轮功。在巨大的压力和迫害面前，以前身体柔弱的母亲却这般坚挺。低头看看自己，万般无奈中，她接过了母亲递过来的书。她惊奇的发现，读书时原本痛苦的感觉没了，

也不想吐了。这戏剧化的变化使她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她被震住了。突然，一阵无法抑制的惊喜从心中豁然而起，林云看到了希望。她催着母亲要《转法轮》，那本母亲常常捧在手心的书。

林云开始每天读《转法轮》，这才知道，按照“真、善、忍”做人这么美好。突然间，那种长期以来对母亲的不满和怨恨都不存在了，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平静和祥和。林云发现自己的心境变了，温柔了许多，美丽了许多。

她发现原来法轮功是被冤枉的，确实是中共的谎言欺骗了百姓。家庭的不幸，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母亲没有错，是中共太邪恶，迫害善良。林云上网声明退出了中共组织，并开始帮助母亲和其他法轮大法弟子，帮助他们传递、复印真相资料、收藏用来制作真相资料的机器。对于上门的恶党警察，她也敢于正义地抵制。

境随心迁，心地变了，周围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林云终于如愿以偿，平安的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孩。更令她称奇的是，手臂上那个长脓包留下的丑陋的疤痕也平复了。

“宝宝，你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林云幸福的拥着儿子，期待着。◇

境随心迁



明慧週報

副刊

第126期

2007年9月7日

师父看到的，是一个生命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里所经历的所有苦难，而这个人所有的付出和忍耐，都是为了等待着今天的到来。

当人明白了来在世间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等待着法轮大法的洪传，有一个返本归真的机会时，还有什么理由不百般珍惜与大法的缘份呢？最可惜的是那些还在迷中的众生，他们竟这样如梦般的活着，追求着世间的物质利益，而对于生生世世等待着的大法竟不屑一顾，对于大法遭受迫害的真相也不看，对于天将要灭中共及其成员的天象也当作玩笑……。

初秋的夜晚，我的心中仍然弥漫着忧伤，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忧伤里，没有太多的惆怅，却孕育着精进的力量，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责任，要把法轮大法的真相传遍四面八方。◇

藏头诗：真善忍好

真诚待人好，善念天知道
忍苦自得乐，好人有好报

这是发生在华东农村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老刘头今年六十七岁了，早年曾当过多年的“村支书”，也是村中少有的一名中共恶党老成员。前几日，我到老刘头家做客，谈到当前风靡大陆的天下奇书《九评共产党》及迅猛向前的退党大潮时，老刘头将心中一番尘封已久的往事娓娓道来。

他说：“《九评》书和光盘啊，我都详详细细的看了好几遍，还有古代预言和其它一些真相材料。共产党这个流氓“黑党”，是以低级“邪灵”的形态存在于另外空间的。可能有人听到这种说法还不理解，不相信。不过，我相信。要在早年我也认为这是一种“迷信”传说，直到我有过一次亲身经历以后，认识上才有所改变。”

他回忆说：“五十年代末，一个初冬的夜晚，我从镇上开完会后往家赶，那年头又没什么交通工具，就靠脚力步行，村庄又偏僻些，好在常走路熟，但从镇上到村里，需要走很长一段路。当时四周一片寂静，我约摸已走过大半段路了，走着、走着，突然，在我面前横竖就象挡了一堵墙，双眼一下就象蒙了一块厚厚的黑布，

“村支书”经历的一件事

霎那间，什么也看不见了。不一会，眼前却出现了一条比较窄暗的“光带”，周围还是什么也看不清，沿着“光带”不知走出了多远，竟迷迷糊糊的走到了一个较大的深水湾边，“光带”一直延伸到水中，我若再抬脚往前走，就会滑入深水中去了，情急中，我知道不能踏水，只在岸边兜着圈子。”

“这与我们平常走迷了路，根本不是一回事。此时，我下意识的想到，我可能遇到老人常说过的所谓“黑挡”了（也有叫“鬼打墙”的）。以前我多次听说过，路遇“黑挡”时要马上停住，不要沿着它的“光带”走，否则就会有很大的危险。就这样，我在岸边原地停了下来，坐在地上，最终一直挨到天快放亮时，我才起身返回原路，匆匆回到家。”

“回来后若干年，在那个‘破除迷信’的‘革命’年代，我这个支书对这次夜遇低灵“黑挡”的事一直守口如瓶，从

没有提起过。但我知道的确还有其他人都有过类似情形的遭遇，有的被引入井边，有的被引入荒坟，有的被引入山崖……”

继而我们又谈到当前退邪党、驱邪灵、抹兽印的话题，他感慨的说：“我是深信不疑啊，今天这个共产党“黑党”，与那个“黑挡”没啥区别。就是个邪灵烂鬼啊，晃摆着“伟光正”的牌号，尽干引人下水的邪路子事，谁要沿着它的路走下去，那将是一条自投罗网的不归之路啊。退邪党、抹兽印，才能彻底摆脱邪灵魔掌的危害，才能平安返回自己幸福的家。退党保平安，真是一句掏心窝的话，我坚决退！”◇



心 门 胜 于 门 闩

被中共党文化扭曲了的人常说一句话：宗教信仰是宣扬“封建迷信”，对社会发展没有什么用。

其实，当人类的道德标准维持在很高的水平时，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地方。对于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讲，“三尺头上有神灵”，盗窃与行恶形同于向神佛挑战，因此，真正修炼的人自有心法约束，对神佛心存敬畏之念，不敢任意妄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就是以“信仰为本，道德为尊”。

至于人世间的法律，不管惩罚如何严酷，对于行恶的人来讲总是治标不治本。这是因为即使用强制的方法限制住一个人的行动，但是却无法管住他想行恶的心，在人眼看不到的地方他仍然会做坏事。

据说有一位女子外出办事，时间很晚了，前不着村，后不见店，只好借宿于一座寺庙。方丈住持把女子带入一间客房后说：“施主就在这里安歇吧。”女子将室内打量了一番，不禁红着脸对方丈说：“这门没有门闩。”

方丈双手合十，意味深长的回答说：“施主啊，出家人没有门闩却有门心，心门比门闩更保险。”◇



高 蓉 蓉 被 迫 害 片 断

法轮功学员高蓉蓉在沈阳市龙山劳动教养院被非法关押期间被恶警用电棍连续电击面部七小时导致毁容，之后于2005年6月被迫害致死。以下是一位医务工作者讲述高女士当时被迫害的片断。

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最近我院住进了一位病人，曾和高蓉蓉在医大是邻床。据其讲：高蓉蓉于05年6月某日被马三家恶警送到中国医大急诊室，当时神智清醒，瘦的只剩皮包骨，能够坐起。有7、8个便衣轮流看守，不许讲话。当看守不在时，她给我讲了法轮功真相。她很想见年迈的父亲。当便衣进来时，她便闭上双眼。看守不给她饭吃，但便衣看守在记录时都记上吃了这个、那个。其实什么也不给吃，被迫害的好惨！

我问：为什么不给饭吃？其中一个便衣回答：就是因为她炼法轮功。

我问：没吃怎么还记上啊？答：领导让这么干的，回去好交差。